

从特朗普宣布组建太空军到美陆军设立未来司令部,美军不断出台的改革举措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逻辑和霸权考虑——

一号一号美军改革的“脉”

■伏小涛

美军认为,军事改革是进行自我优化的必然形式,也是巩固和扩大军力优势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断推进军事改革,打造具有“全谱优势”的信息化美军,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军事理论先行。美军注重以军事理论引领军事改革方向,通过军事理论明确未来军事需求,进而调整改革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教育训练和武器装备发展,从而解决“建设什么军队、打什么仗”这一根本问题。

战略层面的军事理论,主要体现在由总统、国防部和参联会制定的相关文件中。例如,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美国国防部今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都强调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提出建设一支强大的美军。可见,美国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将一改过去以反恐战争为中心的做法,转而而为应对大国竞争做准备。

作战层面的军事理论,由联合作战理论和军种作战理论构成,是美军组织和实施军事行动的基本依据。进入新世纪,美军提出了网络中心战、跨域协同作战、全球全域介入与机动联合等联合作战理论;美陆军提出了全谱作战、统一地面作战等作战理论。这些军事理论成为推动美军改革

的思想源泉。

——作战任务牵引。进入21世纪,美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参与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这些战争都成了美军新型作战理论的试验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凭借自身优势轻松取胜,但在战后制止冲突、维护稳定中却伤亡惨重。鉴于此,2007年美军提出“混合战争”理论,致力于建设多任务部队,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美军还瞄准未来战争,根据其特点规律提出作战理论,明确军事力量运用新方式。例如,美军2000年就颁布《2020联合构想》,对20年后的军事力量进行设计,体现了其军事改革的前瞻性。当前,在特朗普政府“重建美军”方针的指导下,美陆海空各军种得益于巨额国防预算的支持,纷纷提出扩军计划,重点加大对高精尖武器装备的投入,以应对大国之间的高端战争。

——聚焦联合作战。美军联合作战目前主要由军种融合向跨域协同发展。跨域协同是指在不同领域互补性地运用多种能力,从而在多个领域建立优势,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行动自由。与过去强调减少军种冲突,理顺战役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关系不同,美军如今要求跨越作战领域、跨越指挥层级、跨越地理辖区、跨越组织隶

属关系,编组跨军种一体化部队,建设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战场,实施全球一体化作战。

跨域协同除要求加强各军种战役层面的联合外,还特别强调向战术层级延伸。这就出现了美国陆军士兵需要支援时,立即呼叫空军战机打击的情况。美军顺应部队建设网络化、模块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组建了陆军旅级模块化部队、海军远征打击部队和航空航天远征部队。在“全球信息栅格”系统支持下,一个个基本的模块单位,如同一块块积木,根据不同任务的需要,可以对部队进行灵活的组合、指挥和控制,无缝运用不同领域的作战力量,从而形成全谱作战优势。

——科技创新驱动。美军历来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对军队建设的促进作用,还专门成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负责军事高新技术的研发。全球定位系统、隐形战机、电磁炮、激光武器等先进技术或装备,大多由美军率先推出。

21世纪以来,美军研发的一大批信息化武器装备,推动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2014年,为夺取在新一轮大国军事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军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目的是通过科技创新,在武器装备技术上与潜在对手拉

开明显反差,以绝对技术优势压倒作战对象。

——法规制度保障。美国注重以法规制度形式,将改革措施固化下来,形成强制约束。《国家安全法》《国防部改组法》规定了美军领导指挥体制的架构;《空军组织法》《陆军组织法》《海军组织法》等法规明确了各军种的组成和任务。但凡重大改革举措,都需要通过对这些法律的修订来推动。例如,每个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国防拨款法》通过对经费预算的硬性控制,明确该年度美军改革建设的主要内容。在作战训练层面,美军主要通过作战条令来规范执行,仅参联会颁布的联合作战条令就有100多部。

——通过实战检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轻型部队因防护能力弱,常遭到伊拉克反美武装的袭击,人员伤亡惨重。最后,美陆军转变“轻型部队更便于作战”的观念,又重新选择了轻重装备结合的发展道路。

在阿富汗战争中,无人作战效果很好,但也暴露出其在数量和性能上的一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美军这些年来高度重视发展无人机系统,其性能持续得到提高。目前美军有1万余架无人机,并计划未来几年将大、中、小型多功能无人机的数量再增加1倍。

1名美军士兵在叙利亚曼比季附近为土美联合巡逻队提供安全警戒。根据土耳其和美国近日达成的合作路线图,土美军队联合巡逻曼比季地区。 图片来源:东方IC



通向未来战场的“地道”

■史飞

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美国陆军预测下一场战争将在大城市发生,而如何控制和占领地铁、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将是战争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其实,九地之下的“地道战”由来已久。该战术凭借“隐蔽自己,猝不及防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优势,屡创创造战史上的传奇。

战国时期的《墨子·备穴》讲解了开凿地道进行攻防作战的对策。三国时期,曹操尤其擅用地道作战,著名的亳州古地道就是曹操专门修筑的地下军事通道,最初用于运送士兵,后用于攻城、撤退、联络、伏击等。但总体上,由于技术所限,地道战术在古代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随着挖掘装备的发展,地道战术不断成熟。一战期间,英法联军在索姆河战役中,为避免与装备精良、战术多变的德国步兵师硬碰硬,变更作战策略,转用地道战术。1917年4月,双方爆发了一战中规模最大的地道战——阿拉斯地道战。英法联军在阿拉斯地下埋伏2.5万名士兵,出其不意攻入德军阵地,成功将战线向前推进了10多公里。二战期间,中国抗日军民运用地道战,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者。

进入21世纪,地道战术依然没有过时。究其原因,非对称作战中,地道战仍然是以弱胜强的有效途径。2014年的加沙冲突中,加沙地道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冲突初期,以色列通过

空中打击破坏加沙地道未果。巴勒斯坦9名武装人员反而从地道潜入以色列境内袭击以军基地,最后竟有8人成功从地道逃脱。叙利亚战争中,反对派武装借助地道网络,给政府军带来了很大困扰。

随着核技术和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地道作战不再是弱者的专利。在核武器的威胁下,为了保证自身的指挥控制中心和重要目标免受核武器袭击,各国都将指挥中心向地下转移。同时,由于侦察手段日益丰富,精确制导武器和新概念武器广泛发展,地上战场几乎透明,难有死角,向地下寻求空间成为一大趋势。

据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了一个名为“地下挑战”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新的侦察探测手段,感知在地下作战部队动态,并向全球征集能够在地下环境中快速绘制地图、导航和搜索的方案。该局战术技术办公室主任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机器人、自主技术甚至生物系统,都可以帮我们完成探索地下环境这类对人类来说太危险的任务,我们用不着回避洞穴和隧道,是否需要进去,里面有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有办法回答。”

下图: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伊拉克辛贾尔镇后,在当地建筑下发现极端分子挖掘的大量地道。 图片来源:东方IC



全球一体化演习——美军想要「包打天下」?

张策

一体化作战。尽管“全球一体化演习”具有上述局限性,但仍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这一机制不仅能使战区司令部之间有效协同,而且通过多次迭代,能够创建全球一体化作战所需要的组织结构。换言之,“全球一体化演习”将通过建立起适应全球一体化作战行动要求的指挥程序,为联合作战力量改革提供助力。

总而言之,“全球一体化演习”机制被美军看作应对当今日益复杂的战略挑战的一种积极、有效和创新的手段,为未来进行必要的战略规划和指挥体制改革提供了全新理念。

张策

日本拟引进电子攻击机

日本《每日新闻》7月29日报道称,防卫省开始研究为自卫队引进具有干扰对方雷达和通信功能的电子攻击机,目的在于提高应对网络化推进的现代战争的能力。

尽管航空自卫队正在争取引进的F-35战斗机具有一定的电子战能力,但防卫省认为还需要能力更强的电子攻击机。由于电子攻击机具备对基地的攻击能力,“专守防卫”原则恐将再遭蚕食。

俄海军今年将新增26艘舰船

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9日在圣彼得堡出席俄罗斯海军节庆祝活动时表示,俄海军今年将新增26艘舰船。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消息称,普京表示,俄海军今年将新增各类舰船26艘,其中4艘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目前,俄海军已新增4艘水面舰艇和3艘辅助舰船等。

叙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取得持续进展

据叙利亚通讯社7月28日报道,叙政府军近日在叙南部耶尔穆克谷地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持续进展。

报道说,自从对德拉省西部的“伊斯兰国”控制区发起集中军事打击以来,叙政府军先后收复了耶尔穆克谷地的8个村镇,消灭大量“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王天林、王年华辑)

网络战——

美军“超大城市”作战新思路?

■杨洋 王云雷

超大城市,一般是指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地形广阔复杂、人口密集分布、基础设施高速运转、各行各业交叉渗透、网络高度互联以及移动终端大量接入,使得超大城市成为巨大复杂的生态系统,为地面、海上、空中、太空和网络等领域的作战带来了极大挑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直言“当前陆军并不具备顺利完成超大城市作战任务的能力”,呼吁大力发展超大城市作战理论。

在广阔地域为美军带来优势的装备和战术,在普通城市作战中很难发挥同等效力,更别提在超大城市中。坦克与装甲车在街巷中难以施展身手,远程武器和用以探测敌人的传感器在拥挤的街区效能发挥受限,无人侦察机难以观测藏身楼内或地下通道的敌人,直升机易受便携式防空导弹和RPG火箭筒攻击等问题,都削弱了美军的陆上和空中火力优势。

1993年美军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展开军事行动,特遣突击队员在拥挤的街道与当地非正规民兵、游击队以及暴动民众展开激战,最终遭遇惨败。摩加迪沙只是一个人口200多

万的较小城市,若将该情景设置在一个超大城市内,像特遣突击队这样的小型战斗编队会更容易沦陷。

随着美军深入推进网络空间作战,通过获取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的优势来保障部队在实际地域的行动自由,成为超大城市作战的新思路。在超大城市作战,获取网络空间优势的关键是具备监控和收集数字通信的能力,必须设法进入城市的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包括蜂窝网络和有线网络,以及被禁止访问的敌方通信网络。

自2007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起“棱镜”项目,向谷歌、雅虎、脸谱等网络巨头收集通信流量数据,为美国了解全球超大城市的网络地形,提供了重要资源。美国国家安全局与有线和无线网络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在必要时能够进入由美国公司所持有的世界上任意一座超大城市的蜂窝网络。而以上两种途径都无法获取的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可以通过黑客手段秘密获取。

一旦获取了网络优势,便可以突破超大城市物理域的界限,为作战提供有力支撑。地面部队通过网络空间

和电磁频谱收集到的情报,可以识别目标和开辟通道,对敌方部队进行定位、关闭目标区域通信网络、破坏敌方网络中的资金流转和补给活动、定位或关闭敌方设备、切断目标区域的电力等。空中部队可利用非致命性火力和网络空间情报搜集手段去破坏敌方防空目标系统、在进攻目标前预先定位和持续监视、从空中进行电子监控和侦察以及破坏敌方的通信。

2011年利比亚战争就是网络空间优势博弈的重要范例。反政府武装联合境外势力,破解了卡扎菲的蜂窝无线网络和通信数据库,建立了自己的数字通信系统和网站,来发动起义和募集资金、影响国际舆论、向北约情报中心传输目标数据、躲避政府的网络侦察。卡扎菲政府也意识到网络空间的重要性,采用了间歇性断网来争取更多的调动时间、屏蔽不利于己方的信息、对民众进行网络宣传、雇佣黑客窃取反政府网络中的情报等手段,试图稳定国内局势、扼杀反对派,但无力抗衡北约在网络空间开展的全方位入侵、通信和雷达干扰以及指挥系统破坏,致使最终战败。